

紹炎詩文存



張炎之自署

張志一著

绍炎诗存

(续集)

张志一 著



绍炎诗文存续集

出版：香港日月星出版制作公司

地址：香港上环苏杭街19-25号永昌大厦4字楼C座

Unit C.4/F Wing Cheong Comm. Bldg.

19-25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K.

Tel: 23230137 Fax: 27226165

开本：880×1192毫米 1/32开

印张：15.25

字数：320千

版次：2011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962-944-158-6

定价：人民币 32.00

蘇杭街
永昌大廈
PDG



八秩

八秩驹光倏瞬过
春晖寸草忆如歌
朱颜未诵青灯少
皓首偏依红粉多
司马雄文犹慷慨
元龙豪气可销磨
余生赢得诗心健
啸傲南窗兴若何

绍炎诗文存(续集)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杨红军

副 主 任 胡正好 张宗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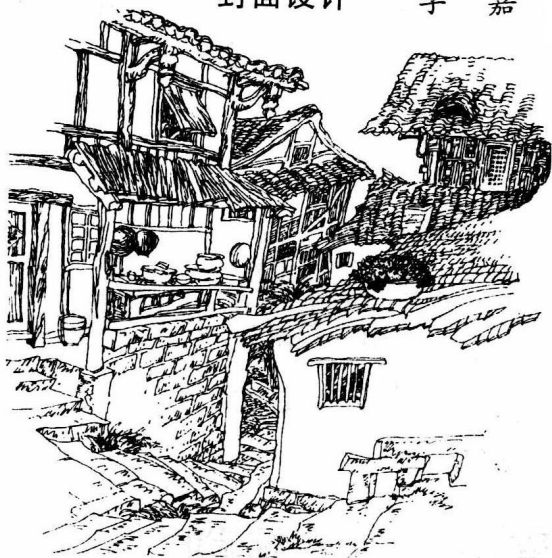
主 编 周厚勇

副 主 编 刘大川 傅应明

编 委 谭伯渠 叶太新 钟传佳 蒋维世
傅应明 刘大川 周厚勇 张兴环
赵嵘东

校 对 刘大川 张福洪 张兴环

封面设计 李 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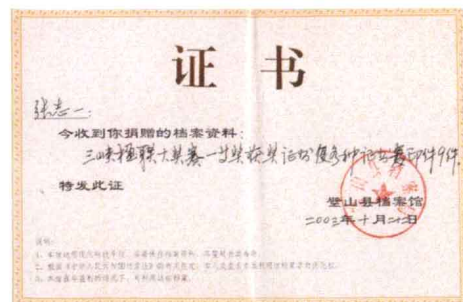
与妻罗维玲结婚照



罗维玲家全家福(第一排右一)



《三峡楹联》获奖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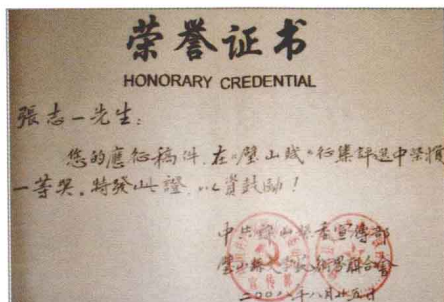
《三峡楹联》获奖捐赠证书



罗维玲少年照



张志一近照



《壁山赋》获奖证书



与叶太新、周厚勇、欧文宽合影



与欧文宽在县医院合影



与何红侠、曹东、曹冉一家合影



曹冉获奖照



2009年楹联学会年会集体合影



统景游览（一）



统景游览（二）



与赵峡东、廖清合影



与邹维平合影



与黄万寿合影



与学生张红彬、何红侠合影



罗维玲之兄罗维德、罗维圣



与叔娘王继珍九十岁合影





霁月光风 诗心犹健

——《绍炎诗文存续集》序

耕 夫

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这副清人的述志联，用以概括张志一先生的治学和写作是贴当的。我与张志一先生同属璧南人，算是同乡，知道张志一这名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先生被扣以“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下放老家农村，安排他写“革命标语”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当时的“革命群众”还是称他“张老师”。那时，我和志一先生几乎没有什么接触。2004年，璧山县成立作家协会，因我经常参与作协组织的活动，与志一先生便有了交往。几年来，志一先生的道德文章，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

一个人基本人格的形成大多在童年，志一先生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养成了坚毅的性格，他从幼年时起受外祖父启蒙，熟读经史，专研不已，遂与文学结成知己。他深知“广取方可博大，博大方可超群，如盛水之器皿，建筑之骨



架，势力气方可大也。”

志一先生是勤勉的，他退休后积极参与组建“壁山金山诗书画社”、“壁山楹联学会”。特别是近三十年他笔耕不辍，煌煌一卷《绍炎诗文存续集》，格高调雅，是志一先生多年写作的结晶。以他为主笔撰写的《壁山古诗鉴赏》、《壁山楹联鉴赏》为壁山文化的挖掘整理可谓殚精竭虑，功绩卓著，对壁山文化的传承树立了丰碑，承先启后，善莫大焉！

一艺有成，苦心孤诣，殊非容易。先生幼承家学，淬砺涵泳，发扬斯文，遂享时望。

志一先生说：“诗应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写景、状物、言事说理的诗，都要蕴含深情，情致毕见。我以百岁倒计时计算还有十一年，老当益壮，守移回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当以自勉励。”因为志一先生的诗文浸润着坚毅而执着的精神，寥寥数语，圣洁而醇厚，使人感到他对人生艺术的独特悟性和体验，有儒家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朴实厚道，忠义和慷慨。由此我可以说是志一先生的天分、智慧、学养，也可以说是他的艰辛，更可以说是他的坚守，才使得他步入老境后文思如涌诗心健。志一先生望之清瞿俊逸，眉间文质彬彬，谈吐温文尔雅。诸葛亮《论交》云：“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先生曾撰联自况：“布衣人家情怀似水，诗书气韵品格如山。”那种遇清索则甜腻，无所事则冷淡的滋味尝之夥矣，虽与之周旋，心实耻之。日前读张充和诗，有“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一联，直觉渗透肺腑，也是陶醉于这种况味。志一先生身上那种淡淡的亲和，不是高其崖岸，觚棱难近；也不是故作热忱，沾沾乎乎，一种醇厚之气，全不经意，正是文化陶铸而来。记得马克思



曾说过：“思考使人受伤，受难使人思考。”志一先生正是把自己经历的艰苦，化作冷静的沉思，化作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然而正是这人生的磨难才真正成为先生的精神财富。他的诗文随笔是比一般的倾述更高一层的表述。他的诗文情挚理显，吞吐古今，胸中经纶，若浩浩烟波之无垠。因此我读志一先生的鉴赏随笔、书话小品，确实读出了他的学识，读出了他的才情，更读出了他的人生况味。正可谓：眼中沧海小，衣上白云多。事可对人语，心常如水平。

过去曾有人把生产、生活技术甚至像文学、书法之类的艺术当做雕虫小技，志一先生则把文学作为“与古贤圣人促膝而谈，吐露喜怒哀乐之心迹”的一种沟通活动，善哉斯言，小技通于大道，如庖丁解牛，梓庆削木。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把艺术学习当做修身养性、完善人格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在《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却发现，越是智者，越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和悲悯之心。高品位的忧患意识与大悲悯，当然不是烦恼与悲观，而是对社会或人生阴暗面的正视与化解。志一先生善于从他感觉范围的事件中，开掘文化意蕴，引发思绪与洞见。从他《绍炎诗文存续集》的随笔中，我发现这位耄耋学翁不仅精力旺盛，治学仍然那么精博，而且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关注力，不论是对社会事件，还是对现实事物，都能极为迅速地升华为思想上的热情与行动上的参与，体现出他的闪光思想和人格魅力。这些，都得力于志一先生自身的秉赋与才情，他的获知力和知识的裂变令人惊叹。他驰骋古今，而又直面人生；胸怀开放，而又崇尚传统美德，他曾以“植根于博，务求于精”自勉，因此，在璧山文学界有好学善思的美誉。他善于在多元吸纳的基础上进行一元创造的智慧，构成了他那永不



枯竭的文心。由此，志一先生无穷无尽的识见、理念、思绪、灵感、诗情就源源不断地涌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志一先生历经坎坷，但他是一个善学者。古贤说善学者以道为荣，真正的读书人处难之时，哪怕只有弊床疏席，皆佳趣也；栉风沐雨，皆美境也。观志一先生近九十年之人生踪迹，信然。

在璧山文化界，论学识之富，笔耕之勤，当推志一先生。“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箫心喜共鸣。”志一先生为璧山文化的传承发展辛勤工作默默无闻的孺子牛精神更是令人敬仰，我认为除了知识分子那至高无上的自怡性格，那就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文化使命感。

文脱凡俗，雅识充塞其间。其诗文出人之樊篱，有自己的风规，且不失传统的精神品格，蕴时代之精神，立个性之笔墨，显真实之情怀。朴实、儒雅、大气、灵性，文思其中；敏慧、才能、度量，显于诗文间；家学、功力、修养、学识，总汇在境界品格之中，远出雕斧之气息，作为对志一先生的介绍，似有轻鸿之感，然点滴之中，可窥一斑。

霁月光风，诗心犹健。年届愈寿的志一先生，精神矍铄，我祈愿先生寿登人瑞，茶寿可期。不谙韵律的我，以绝句一首题赠志一先生，权作这短文的蛇尾：

自幼枕书沐异香，耄耋情更倾诗庠。

万千雅韵无穷趣，把卷悠然对夕阳。

2011年初春于怡心阁



前言

刘大川

张志一老先生的大名，我很早就听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常在《璧山文艺》、《璧山报》上读到他的文章。未见其人时，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吧。04年底，阴差阳错，我忝列为《璧山古诗鉴赏》的编写人员，在大成殿开编辑会，我才与张老先生认识。一见他，很是诧异，他已是81岁的高龄了！高个，长脸，背驼，声大，发稀且白，精神很好。讲话引经据典，书卷气十足，还不时来点幽默。

编辑《璧山古诗鉴赏》，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张老先生在会上说，政府拨了一两万，这个钱，我们全部用于出书，一分钱也不能留作他用。如果50元会费不够活动开支，再补缴。编写人员都义务写稿，没有一分钱报酬。他说话时，声音洪亮，掷地有声。

在编辑《璧山古诗鉴赏》之前，他编辑过县政协《璧山文史》诗歌卷本。《璧山古诗鉴赏》里面的诗主要来自《璧山文史》诗歌卷本。作为县楹联学会会长的他，不去先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去搞璧山古诗的鉴赏，似乎是不务正



业，当时就有人颇有微词。

璧山古诗的收集，选词的眼光，整个书质量的把握，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文学功底、文字功底是不行的。没有任何一分钱报酬的写作，没有高尚的人格感召，也是不行的。81岁高龄的他，还想挖掘、整理、发扬地方文化，让封存的璧山古诗熠熠生辉，滋养时人，更是难能可贵。这需要怎样的辛苦和坚持！而他，不顾年迈与偏见，勇敢的把这个担子担当了起来。

没有注释，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鉴赏都是原创。有些诗句不好理解，反复读也似懂非懂；没有背景介绍，诗歌的主旨也不好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写鉴赏，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为了写好李成基《咏建文帝妃》一文，我还特意去了一趟登云坪。我把自己做好的几篇鉴赏文章交上去后，过了不久，张老师就改了下来。一看，背面全是注释，《咏建文帝妃》的注释就是一篇多，文字也有一些增删。其它几个老师的文章也是如此。我很感汗颜和愧疚。我在写鉴赏文章时，对注释不重视。有些词句，不好解释，就忽略过去了；有些似乎自己明白，就懒得去注释。张老先生都一一的作注，用钢笔一丝不苟的写下来，这些改稿我还至今保存。其认真的精神，负责的态度，成人之美德，让我肃然起敬。整个书的注释，都由他独自承担；审稿、改稿，多是他一人负责。历时三年，终于付梓出版。此书得到了不少好评，县政府也把它赠送客人的礼物之一。原成都大学副校长钟树梁曾高度评价，说此书在地方诗歌的鉴赏中有开创之功，并为此书题词：“集前贤之佳咏，采巴雅于璧山。”这本书里，他自己就写了33篇，在编写人员中是数量最多的。每篇都仔细分析，娓娓道来；理解准确，赏析到位；文笔顺畅，通俗易懂。



交往增多，崇敬之情愈浓。之后，张老先生鼓励我写对联、写诗词。我开始有些不愿：旧体诗，感觉如同淘汰品，弃如敝履。对联，也是老古董，没有多大现实价值。往往是要交稿的时候，才临时凑几联。张老先生拿过来后，有时当即就改，那点平仄不对，那些用词不当，一一指出。改联，提笔就来，非常敏捷，让人感觉不到他已是80来岁高龄的人。自己坐在一旁既忐忑又感动。写的东西竟没有一联过得了关，亏自己还是高中教师。他的关爱和厚望，使我不得不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才感到心安。

对初学诗联的人来说，平仄这关不好过。张老先生道出心得，平仄这关好过，关键是内容不好写。不管是诗还是联，首先要符合格律。这个格律，就好象打牌的规矩一样，得遵守。不按规矩打，谁给你打。不符合格律，就可以说不是诗，不是联。想把旧体诗写好，语言要典雅，要尽量用书面语，避开我们平时说的口语。语言要通畅，不可含糊不清，佶屈聱牙。内容要单一，要以形象入诗。有时我俩在路上遇见，他也会给我讲一番。我还记得一次是在南街转盘的一店里，一次是在县医院后门的一麻将馆里，谈到了诗、联，他就背，我就赶紧找笔记，一记就是一个多小时。他记忆力惊人，那像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我问他，这么多你怎样记到的。他说，习惯了，看到好的就想记；平时无事的时候，把原来记的东西拿出来看。在我们这个年龄，得强记。

强记，让人一惊！我们这一代，就是教师，也不大肯化苦功夫记。比起张老先生他们那一代，我们记的量，借用鲁迅的感叹，是一代不如一代。

《璧山古诗鉴赏》出版后，张老先生又立即投入到主持



编辑《壁山楹联鉴赏》的工作中。编辑《壁山楹联鉴赏》，也有一些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有诗词鉴赏，有元曲鉴赏，还没有听说过有楹联鉴赏。壁山楹联鉴赏不如改为壁山联话什么的。

编辑《壁山楹联鉴赏》也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同样具有开创性。从某个程度上讲，编辑《壁山楹联鉴赏》更难。一是收集难。为了多收集，张老先生以及楹联学会的老同志翻遍了相关的书，联系知晓的人；不辞辛苦，不顾年高，乘车到定林祠堂、路苑人家、荷香苑、青云碑林、水天池等地去寻找。二是鉴赏难。似乎楹联文字少，没有多少内容可写。关于如何鉴赏楹联，张老先生在《放手写赏析文章》里作了很好的总结，指出鉴赏的要点在于声律美，炼字，艺术技艺，内容阐释和掌故运用等诸多方面，可以不拘一格对作品进行内容分析、品鉴、点评等。他还为编写人员作了几篇鉴赏示范，比如鉴赏王倬的“剑壁重重，四面山悬龙虎榜；油溪泼泼，一条水入凤凰池”一联，张老先生从作者、出处、释词、对仗、文意等加以分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洋洋洒洒近2千字！

编辑《壁山楹联》，我与张老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也时常去他家。他住在南关2路，住在2楼，有一间兼卧室的书房。他的《词源》、《词海》，鉴赏的文章，以及相关的资料有顺序的摆放在床上，以便随时查找。老式的书桌，不大，如同学生桌。有一台灯，白炽灯，一开，发出黄亮的光。书房的对面是一家印刷厂，轰隆隆的声音每天破窗而入，搅人心烦。张老先生竟在这样简陋而嘈杂的环境下工作，不可思议！他每天奋笔疾书，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年轻人。

熟识之后，他有次对我说，我们也算忘年交了。听了，